

书外

金 克 木

书外
长短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名家随笔精品丛书

金克木

书外

长短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红薇

封面设计:项玉杰 贺 丽

责任校对:陈岩霞

书 外 长 短

金 克 木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41 千 插页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27-01650-1/I·495

定 价: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6022853 邮编:750004

小 引

金克木

这些文章有长有短，短多长少，合起来，题名《书外长短》。

长短又往往指长处短处。东汉崔子玉（瑗）不知是不是第一位写《座右铭》诗的。他的大作开头两句便是：“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

我小时候在《文选》里看见了这首诗，便抄下来念。这头两句居然一直记到今天。原因是常常做不到，一有触犯便想起来。不在座右，也存心中，忘不掉。

道人之短和说己之长不是好事，但道人之长和说己之短也不容易。古时殿试对策上奏章和应试作试帖诗都必须“颂圣”，这大有讲究。说得不好，对不上“圣心”，甚至有杀头的危险。史有前例是大明洪武朱皇帝的传说。知道的人多，不必赘述。揭自己的短照说容易下笔。骂骂自己又有何难？可是据我的经验，几十年写了总有几十万字的“自我批评”吧，据说是没有一句“触及灵魂”。我疑心自己只怕根本就没有灵魂，怎么“触及”？自

己又怎么“触及”自己灵魂？是不是和自拔头发使全身脱离地面相仿？

儿时常听母亲口念：“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长短和高低并非一事。两千多年前孟夫子（轲）说过：“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从楼顶往上抛或者从飞机往外扔，一块小木头可以比摩天大楼还高。这位孟圣人承认有长短又好论人长短，善于辩论。我是凡人，不能学。

这些长短文章本想避免说人长短，却往往避不开，由此显出了自己的长短：长于东拉西扯，短于做不到崔子玉那两句诗。崔老前辈是文武全才，少时为报杀兄之仇而手刃仇人，由此亡命，遇赦回家，作出《座右铭》，可见他是事后才聪明起来的。

我作过一首自题小照的无调长短句，那是自说己短的。其中说到颜回（子渊，终年三十二岁）、谢安（谢云：“中年以来伤于哀乐。”王羲之答：“正须丝竹陶写。”），又引朱彝尊（“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说明这是过了三十周岁以后写的，离现在已不止五十年了。“肮脏”本有二义，古善今恶。至于“失足”云云并非“失恋”的代语，不过是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罢了。词如下：

“都道疯狂，真个是装模做样。全不记从前雨打风吹，一腔肮脏。短命子渊，谢公丝竹，便空中传恨，也难豪放。已矣中年，叹一朝失足，从今只有当和尚。到来生

原形毕露，脱胎换骨，再细算这一篇糊涂账。”

维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成此《小引》。适值壬申岁除。俟斗转星移，太岁将驾临癸酉。“雄”鸡长鸣报晓。在下不才自甘“雌”伏矣。但祝此“雏”平安出世无灾无难耳。拙翁走笔。

目 录

小 引	1
保险朋友	1
《雅歌》·《寡妇赋》	29
《祝福》·《杀夫》	44
八旗女儿心	59
《活动变人形》书后	68
代沟的底层	78
和 尚	87
将 军	90
小 姐	93
占卜人	96
战 犯	99
坤 伶	102
女 友	105
说书人	108
记徐祖正	111

希望者·····	114
废 品·····	117
看音乐·····	120
酒 友·····	123
莺 莺·····	126
齐 姜·····	128
李香君·····	130
遥寄莫愁湖·····	133
殉名记·····	137
挨炸记·····	142
不悔少作·····	150
少年徐迟·····	153
小辫子老头·····	156
自挽联·····	158
搔痒出新裁·····	160
文学三联想·····	164
诗 境·····	169
烟·火·光·····	172
八股开篇·····	175
陈年日记一则·····	177
读书断想·····	180
文士业外·····	183

占卜术·····	185
兵马俑作战·····	189
新闻采访逸话·····	193
收藏信息·····	195
陶朱公·····	198
猫 语·····	201
不说话的话·····	203
“钱不臭”·····	204
《马氏文通》·····	205
齐鲁之别与传统思想·····	208
东西文化及其科学·····	211
畅春园康熙夜读书·····	216
定陵之梦·····	220
古书断句·····	224
是“上”? 是“下”? ·····	226
佛“统”·····	228
明太祖白话诏书·····	230
做官之路·····	232
儒林与武林·····	234
律·例·····	235
历代书信·····	236
拜占庭遗产·····	238

语言的肢解与复活.....	240
主体和主语.....	241
自撰火化铭.....	243
[附]著译书目	246

保险朋友

迢迢几万里外飞来的信：

“以后我不写信去，你就别写信来了。这个朋友总算是全始全终吧？”

这是绝交书吗？不是。原因早已知道了。“来信字改大了，太大了，但墨色太淡，看信仍旧吃力。写信也太辛苦了。”“你的一大包信怎么办？”信封上有地址。姓上加了一个姓。外国名字改成中文两字拼音。那是我给她取的名字。

这是“终”吗？不是。这友情是有始无终的。“无终”是“无绝期”。但不是恨，是情，是友情。如果说“全终”是“有终”，那就是1990年春初这封信。

始，1934年春初。北平（北京），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四层楼角上一间小教室。法国教授在这里教法文，讲散文、小说。

这是外语系法文组二年级。学生只有一个人。课堂上倒坐着七八个。多出来的都不是北大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些，过三十岁了吧？一个很年轻，过

不了二十岁。课堂上大家互不交谈。

1933年夏天，张家口起兵抗日失败。不少青年说，还是埋头书本吧。有位朋友从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从英文学法文的自修书送给我。那时我会看英文小说还不久，又进了法文新天地。学完了，买了本法文文选，读不懂。北大的法、德、日文组都停办了，只有残余。外文系变成了英文系。法文组剩下二年级和四年级。我便去公共外语的法语班上旁听。原来老师是法国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上了几堂课只算是练习了发音。有一次课后我到教员休息室去，拿着这位教授编的文选去问。还不能说法语，只好对付讲简单英语。他正在穿大皮袍子要走，见到我问这本书的问题，有点奇怪。

“你是哪一系的？”“我不是学生。”“哪里学的法文？”“自己学的。”

他停了一下，望着我，似乎不信；然后仍用英语说，现在他没有工夫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去听法文组二年级的课。他教小说。寒假到了。下学期去上课。说完，又用法语说，他希望下学期在课堂上见到我。“再见。”

于是我挤进了这七八个人的行列。正式生一脸不高兴。怎么又多了一个？

年纪大的女生自称“沙鸥”。她法语说得不怎么样，英语很流利，常在课后和老师说话，一句法语带上几句英语。这是个热心人。很快她便认识了我。知道我无学

无业，劝我跟她学英文打字。由于她，一年以后我才当了大半年的图书馆职员，正是在她的手下。学法文时她还没有结婚，经常拿我开玩笑，说话有点肆无忌惮。可惜我年轻不懂事，后来突然告别，不做她的部下，一定使她很难过。不过十几年后再见到她时，她仍然热心给我帮忙，没有埋怨我一句。

年纪小的女生除老师外和谁也不曾打招呼。大家轮流各读一段书，读完了回答老师的提问，再听老师讲。只从老师嘴里才知道各人的姓。可是两个女的，一个是把别号似的名字改成法文，一个只有法文名字，连姓也不知道。沙鸥告诉我，那个女孩子是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女校的学生，所以法语讲得好。确实她的程度恐怕要算全班第一。她是当时的“摩登小姐”打扮。我把她当作另一类人，决不招惹。虽然知道她的法文名字，还是称她为Z吧。

读的第一篇是《阿达拉》。沙多布里盎的华丽的句子比我的水平高了一大截。那时刚出版了戴望舒的译本，改名《少女之誓》。我看过，但那不是我的书，没有拿来对照。又没有好字典，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硬抠，准备好了再上课。教得很快。接着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我觉得容易多了。也许是我的程度提高了。念起来不大费劲而且能摹仿口气了。课能上得下去，又结识了沙鸥，心里很平静。住在一家不挂招牌的公寓里，房

租由同住的朋友出，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穿一件蓝布旧长袍和咔叽西装裤，旧布鞋还是朋友送给我的。尽管这样，忽然直接认识了法国浪漫主义文人，听他们对我讲话，好比到了新天地之中，连同屋朋友早晚吹口琴的乐声也打扰不了我读书了。

刚开始认识卢梭时，有一次我离开教室晚些，是最后一个。出课堂门，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学 Z 女士手拿着书正站在一边，对我望着，似笑非笑，一言不发。难道是她在等我？觉得不答理不好，又不知说什么，不由自主冲口出来一句：“还上课吗？”

“是还有一门戏剧课。你上不上？是个瑞士人教的。”

“他让我去上课吗？我听得懂吗？我也没有书。”

“不要紧。你肯上，我去跟老师说一声，要他多打一份讲义给你。下星期教新课，就在那个教室。”她手一指，然后仿佛要笑出来似的，又忍住了，说：“你还能听不懂？下星期来上课啊！”说着扭头就走。我刚转过屋角，见她已到楼梯口，下楼去了。她这样快跑做什么？我想，一定是去放声大笑，笑我不但穷，还傻得可以。她是亲眼看到我从不懂到懂的。真想不去上戏剧课，免得给她作笑料。回去和同屋朋友一说，他倒大笑了。“你当是王宝钏抛彩球打中了薛平贵吗？少胡思乱想。叫你上课就上。怕什么！我担保，少不了你一根毫毛。”

戏剧课的教师是瑞士人，年纪不大，留着两撇黄胡

子充老。堂上除了那一位正式生外，就是她和我，还有不常来的一两个，也都是上小说课的。我放下了心。原来她是为老师招兵捧场的。听说这位老师是语言学家（后来才知道还是索绪尔的嫡系传人），上一年开过语言学，没人听，停了。教戏剧，并不懂戏，不过是讲语言。瑞士人讲法语似乎好懂些。后来才知道他的母语是瑞士德语。新教材是王尔德的《莎乐美》。真有趣，瑞士人教英国人写的法文给中国人学。这又比卢梭还容易。

戏剧的教法是扮演角色，各读自己台词。不用说，莎乐美自然是Z女士。正式生自兼国王之类大人物。轮到我，只好当兵。兵的台词不多，听人家的，特别是莎乐美的长篇独白。到底是法国“嬷嬷”（修女）教出来的，音调语气都好，真像在演戏。她和我坐在后排两边，她念时，我偶尔转脸望望她，忽然觉得她眼角好像正在瞥看我。一次，又一次。我想，不必猜，一定是要我表示欣赏。于是我也照演戏式念兵的台词（起初还有点不好意思），并且在她念时点点头，让她见我在注意听。《莎乐美》剧虽短，语言简单又漂亮，热情奔放。王尔德不愧是唯美派文人。念着，念着，我感到有点不对。为什么她一念到对约翰说话时就会瞥眼看我呢？我为什么要在她的或我的有激情的台词中去望她而看到她望我呢？她要把我像约翰那样砍下脑袋来吗？心想，决不再望她。可是一听到激动的台词又不由自主地投去一瞥，又不可

避免地受到一瞥。这一点我连对同屋的朋友也没有讲，怕他大笑。他也没有再问我的小姐同学。

《莎乐美》快念完了，又选一篇比利时梅特林克的短剧。仿佛是瑞士人存心不教法国人的法文，表示法语文学并不专属法国。

念到《莎乐美》最后一场的那一堂，我去得早些，照例在后排侧面坐下。接着，Z 进来了，一言不发就坐在我前面。她打开书包拿出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大本《莎乐美》，翻开就是插图。我一眼看去，禁不住说出口：“这是琵琶词侣的画。”她背对着我轻轻笑出声来。有过叶灵凤的介绍和鲁迅的嘲笑，我一眼就看得出那奇异的黑白画风格。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翻出莎乐美捧着约翰头颅的那一张。我轻声说：“借我看看。”她头也不回，低低地说：“就这么看。”这就是说我要从她的发际耳边去望她手里的书。太近了。本来就逼人的香气更浓了。我猛然一醒，直起身来。正在此时，老师进门了。

戏剧课上有时只有我们三个学生。正式生巍然坐在前排居中，正对老师，从不正眼看别人一下，表明他才是主人，别人不过是侵占他的权益的鼠窃狗偷之辈。于是余下的两人就自由得多。我们的偶然的交谈和对望都是在这课堂上。小说课上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彼此从来互不看一眼，冷若冰霜。我和沙鸥越来越熟，只有她谈笑风生。她不上戏剧课，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我和 Z 已

经互相认识。

学期终了，最后一堂课。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最后出来。上午第四节课已下，楼梯上没有别人。她慢慢地靠在我身边走。一步，一步，从第四层楼走下来，走下楼门口的石级，到了大门口。谁也没有出声。两年后，我有两行诗：

记得我们并肩走过百级阶梯，
记得你那时的笑，那时的春衣。

诗不纪实。她没有笑，穿的是一件短袖素花绸旗袍，是夏衣，不是春衣。我穿的仍旧是的那件蓝长衫，咔叽裤，旧布鞋。若是有人这时望见这一对，装束截然不同，表情冷漠一样，也许会惊奇：怎么莎菲女士和孔乙己走到一起来了？

迈步出大门口时，我问她：“何时再见？”她没有转过脸来，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随即说了一个号码。我说：“怎么找？”她说：“找九小姐。”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她转过头来了，眼睁得更大，问：“沙鸥没同你讲？”我说：“没有。她说过一个名字，那是译音。我只知道你叫——”迟疑一下，轻轻叫了她一声那个外国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叫她，谁知会引起以后的无数无数次。她说：“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报了名。她才